

戰火風流

楊羽儀

中華文化出版社



幾代風流

中華名城東莞巡禮

楊羽儀 著

中華文化出版社

1991年9月

封面設計、題字：楊羽儀

幾代風流

楊羽儀 著

中華文化出版社出版

(香港 油麻地窩打老道一號R
金堂商業中心 102 室)

787×1092 毫米 32 開本 5.4 印張 110000 字

1991 年 9 月第一版 199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精裝定價：港幣 17 元 平裝定價：港幣 11 元



(左上)虎門鴉片戰爭博物館

(右上)東莞煙花城



(左中)可園小景

(下)厚街農民新居

(全部照片由：
陳承烈、何洪柱、
黃蔚成、溫宇星、
王 峰 拍攝)





(左上) 六屆全運會舉重賽
在東莞石龍鎮舉行

(右上) 荔枝熟時節

(左中) 東莞CDC 電纜廠

(下) 廣深公路穿過東莞
街市



目 录

●序	1
在男性图腾的遗址上	4
古城楼远眺	8
袁崇焕故里	18
震撼世界的一八四零	29
抗日烽火	60
名镇风流	76
莞城新姿	
虎门雄姿	
石龙,石龙	
厚街记事	
常平诗意	
南望长安	
东江风景线	124
风雨看龙船	
炮台上的诗	
可园揽胜	
荔枝节与禾花雀	
焰花满城	
东方跋涉者	148
冠军,在这里诞生	
文苑行吟	
●跋:东莞,你在崛起!	160

序

浩浩珠江，从云贵高原排挹千里，穿越重重狭谷，曲曲折折，摆脱了世事的纠缠，人间的纷扰，历史的繁琐，带着那不屈于世俗观念的高傲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带着从原始、愚昧的原野气色走向高层次的文明，向着大海奔流。

沉默的山被她甩于背后，她一刻也没有静止过。人世间有的只是逝去的欢乐，她似乎不大理会自己失去了什么，只顾向前奔流，奔流……

浩浩珠江，奔流到三角洲，眼前顿时开阔了。狮子洋上，屹立着大虎、二虎岛，水涨水退，潮涨潮落。这便是珠江的金锁铜关！她在漫长的岁月中历尽沧桑。我发现，具有最甜蜜的感受和最强烈的快感的时期，并非那些常常引起回忆或最使我感动的时期。那些曾经狂热过的时刻，无论怎样热烈，却恰恰因它的热烈而仅仅成了生命线上一些稀稀落落的点。而那些寻常的不强烈的事，但它们的魅力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骤增，最终写下了不寻常的人生启示录。

这就是历史的沉淀。它是无情的。

在珠江冲积平原上生活的人们，在大沙田唱咸水歌的人们，在威远山血战外夷的人们，在离香港不远的土地上自强

不息、勇于开拓的人们，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洗涤了心灵的污浊和耻辱，沉思，再沉思，在思考着人的神秘。

人，人的眼睛有点像希腊雕像的眼睛那么永恒，仿佛含着无穷的情意。这一双双眼睛都在惊奇着，在注视着历史。

我在一篇小序中曾经写道：

人类忘不了自己的光荣史，同时对于耻辱，也是没齿不忘的。圆明园的幽灵，虎门海域的魔船，南京城的血海……还有饱经忧患的十年乱世。每一点记忆都带着血和泪，带着愤怒和哭泣，带着痛苦和呻吟，带着灰暗和忧郁……它使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

不过，人们尽管踏着耻辱的历史遗迹，那依然是一片中华民族热恋的黄土地，它淌流过中华民族的血泪，它浇铸着民族不屈的精魂。因此，人是在光荣与耻辱的交织中，在功与罪的交织中走出来的，它将是一群有血性的头颅高昂的中国人。

历史是人写的。罪恶的，功勋的，都是人写的。不过，世上的热血儿女毕竟居多，因此，历史总有无法抗拒的魔力，包括它的未知数在吸引着你，使你如痴如醉地回到现实上来，去注视着现实中敢于吻火的人们。有一位作家说：“人世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是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过着暗淡的生活，简直没有一点的光辉，数十年的光阴就在计算怎么样才不上当里面消逝去了，结果上了大当。”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却敢于亲自去吻这团烈火，火光照处，化腐朽为神奇，化罪孽为功绩，在莽莽苍苍的大沙田上，写出人间的神奇。

就在四千年前人类创造了男性图腾的贝丘遗址上，在东江河畔立起了“却金碑亭”的地方，在民族英雄袁崇焕出生的故土，在鸦片战争浴血奋战的虎门，在“东纵”抗日的大岭山……敢于“吻火”的人们，在中共东莞市委的领导下，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吸引着香港、澳门、台湾，以至海外同胞发现这里有一片神奇的土地，蜂涌而来，投资办厂、经商，使东莞迅速地积累了财富，壮大了实力，使贫困得心灵滴着血的人们，重新点燃了希望之火，使干裂的大沙田，重新缀上了春天的碧绿，使东莞在短短十年间迅速地改变了自己的形象，成为赫赫有名的广东“四小虎”。

浩浩珠江，奔流于此，，汇入大海。

这里，咸淡水交界，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咸潮与淡水交合，潮涌浪飞，滚滚滔滔，气象万千，它的生命力特别强。

这里，得邻近香港之独厚，可借他人之船，乘长风破万里浪，驶向辉煌的彼岸。

这里，我看见真正的大海。大海是什么？它的度量浩大，涵养渊深，能藏污纳垢，更能包罗万象。我站在海边，看过大海的雄姿和沉静，也听过它的呼啸和怒吼，有时象鬼神哀号，有时象夜之神吹起了轻快的哨子，向着太阳走去；有时又象真理向强权宣战的呐喊，使善良者、怯懦者听见了为之振奋和鼓舞，使罪恶者听见了立刻胆战心惊。

这就是大海！

这就是东莞这片土地给我们写下的人生与历史的启示录。

如今，让我们一页页地翻开来吧！

在男性图腾的遗址上

这里是海滨么？

如今，已是一个繁荣的大镇。企石镇的江村边，有一座万福庵贝丘遗址。低低的土坡，青青的田野，荔林，小河，一条曲折的路通往都市化的村庄。

大概是沧海变桑田，没有狂风的呼啸，没有地火与岩浆的奔突，没有飞砂走石，没有天崩地裂……只是经过漫长的渐变，这海渐渐隆起少女般的胸脯。山是沉默的，与世无争，静静的，静静的。一定是遥远的年代了，它寂寞了多少年？

岩石上，没有生命，没有鸟鸣，没有林啸。岩石，裸露着，太阳高悬，升起又沉没，岩石，依然煞白，海，一片蔚蓝。

低矮的丛林里，瘦瘠而细薄的泥土，风又从远处捎来了有生命的种子，春雨悄悄的把它唤醒。海滨有了绿韵，有了兽迹，有了原始人的生命进行曲。野象、小鹿、虎、狼……以及在这里定居的人类，他们是怎样后来居上，当了海边的主宰者？

这里，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生死搏斗！

这里，实践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为王者之食的真理。

人，依靠渐渐趋于进化的智商，依仗自我的力量和群体的内聚力。他们驱逐了丛林里的猛兽，踞守海滩，制造石砍、石斧、石砬，窥测着原野的动静。人们虽然没什么语言，却用原始的呼唤，使彼此间理解，产生了群体的内聚力。人们为勇敢者而呱呱讴歌，对胆怯者也叱咤鄙夷，对自我牺牲者以默默的哀思……一种爱的感情渐渐地萌发着。也许是为了群体生活的需要，为了对自然抗争的伟大尝试，必须强化群体的内聚力吧。

在这海滨原野上，人们渐渐用原始的文明战胜了蒙昧。

这是人类摇篮中的伟大突破——首次以群体内聚力显示了人的性灵，人的智慧，人的力量，使百兽卑伏于人的脚下。人，是海滨的文明主宰者。

海滩上，出现了人类生命史上又一奇迹。

生产力的渐渐发展，使原始的群落渐渐解体，向着一家一户的结构迈进，使古人的感情和理智的维系，产生了重大的突破。

在漫长的岁月中，大地上不知发生了多少次的剧烈震动：

一个长发少女在原野上播种。忽然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只华南虎。少女惶惶奔逃，却被草莽绊倒；华南虎大摇大摆地迫近她。她大声呼救：

“唷哎……虎……啊唷……”

正在海里叉鱼的一个长发男子见状，立刻从水里走上岸，弯弓搭箭，瞄准老虎，猛然拉弓射出，老虎应声而倒……

少女得救了。她感激男子救命之恩。从此，每天早晨，男子到海边捕鱼，少女总是半挨草篷，目光远送。初冬的寒风卷着树叶，扫进草篷，又折向远方。在深沉而荒凉的脚步声

中，渐渐响起了爱情的回旋曲。那一条远去的小路，一条玫瑰色的小路向着原野深处伸延，伸延……到底伸到什么方向？似乎是无涯的，浩缈的，透明的。爱情的梦第一次同命运交织着，藏在小路的尽头。爱情的萌动留在粗犷的野山，留在绕不断的藤萝，留在流泻不尽的大海，留在黄昏后第一颗蓝色的小星——它也许是夜的报信者，感情从黑暗走向黎明的第一个报信者。

男性，男性的魅力，男性的彪悍，男性的勇敢，男性的力量。男性，成了家庭或群体中的支柱。

我仿佛看见，那一家子门前，再也不裸露身子了。妇女颈脖上的项链是贝壳、玉石、果核琢成的，那一身虽然显得粗糙却已略有装饰的“夹衲”，显示了人们蕴藏着审美的情绪。那三足鼎立的陶罐烧水器以及“狼牙棒”般的古乐器都展示了人们有了重大的创造和走向崭新的生活。

在万福庵贝丘遗址上，分明显示了母系氏族的群婚制向着父系氏族的夫妻制突破的伟大历史进程。

遗址上，发掘出来的“陶祖”，粗粗的，没有任何雕饰，但它是人们崇拜的图腾，它是雄性的象征，是父系氏族的标记。

如今，这里的遗迹被岁月淹没了。历史，把古人的遗迹，不动声色地融化到自然中，变成了万古犹存的化石，就像它们本身就是岩石的组成部分。然而，为了超越荒蛮时代，人们曾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创造了当时被认为是神圣的东西，只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消融到自然中去了。人创造了的东西和它生活着的自然融为一体，从而产生了“亚自然”。这是万福庵贝丘遗址具有不凡魅力之所在。

茫乎天际，人类历史记载着许多梦，化石，把梦幻从太古至今留存着。人类把梦幻视为怪物而感到畏惧，又感到神往，可是，梦幻总是渐渐化为现实，从太古至今地保留着，悠悠天地，总是历史的一页，伟大历史中的一页。

古城楼远眺

我立在东莞的西城楼上，看那直立的红棉，那斜逸的古榕，似乎有几分大将风度，几分英雄色彩。但如果用想象和概括的艺术，构成莞城的背景画，你会感受到这大沙田，这古城楼，这历史的变迁，从“古典”味中陡增古城的雄伟和壮丽。

翻开“百粤”的地图，从古之长安南下，遥遥数千里，越过古梅关。这巍巍梅岭又如何把浩荡的“皇气”挡住，成为岭南第一山。从梅岭脚下，慢慢地伸延着一条曲折的古道，不知什么时候通到古老的东莞城外的大朗。那是晋朝以前的古道了。古道斑斑驳驳，坎坎坷坷，两旁环山，古木参天，雨天泥泞没胫，旱天尘土飞扬。尽管如此，它依然是“百粤”的咽喉要道。它北望长安，南通粤海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扶胥（黄埔），那里有一座浴日亭，登亭远眺，旭日东升，帆樯如织，满江瑟瑟满江红，蔚为壮观。苏轼有诗为证：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坐看暘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已觉苍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

远在唐代，已有一艘艘高两三层的“沙船”昂首翘尾，从

扶胥出发，经毒国、古笮（越南），过马六甲海峡，到罗越国（马来半岛南部）、佛逝国（苏门答腊的巨港）、诃陵国（爪哇岛）、婆露国（苏门答腊西海岸），然后到达狮子国（斯里兰卡），接着西行四十多个小国，才到达了乌刺、末罗（阿拉伯半岛）。有的商船还远渡印度洋，直抵东非洲……要论海上丝路和陆上丝路谁短谁长？我无法丈量。陆上的丝路交织着旋风和沙漠的惊“涛”，以及盗贼的踞险自豪，着实是一条寂寞的、艰险的渺茫的路。海上丝路也同样历尽艰险，或躲避暗礁，或搏击风涛，或与海盗周旋，或同巨鲸较量……寒星之光，惊涛之光，冷月之光，追寻着遥远彼岸的理想之光旋转着，象在梦幻中变成造化者的奇迹。在海上丝路中，流传着历史上第一个西渡非洲的航海者——杜环的传奇；流传着唐代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日本的史迹；流传着《一千零一夜》中的辛伯达七次航海到达中国的历险故事；流传着记述中国商船在波斯湾遇险的《苏莱曼游记》……在漫长的海上丝路，一队队海上跋涉者踏波而行，远远的，仿佛听见太阳清脆的钟声，仿佛看见大海动情的歌韵。这是浪迹天涯而眷恋故土的航海者的心迹，悲剧与喜剧，大潮与絮浪，孤岛与暗礁，狂暴的风与温柔的雨，清新的大海与浑浊的天宇……大海鸣奏着生命的多重协奏曲，航海者是百听不厌的。

遥想一千多年前的扶胥镇，岂止有“浴日”的奇观？远眺大江口，无数奇形怪状的外国风帆飘然而至。近看，桅樯云集，舟船聚散，密密层层，活像一座海上城寨。再回眸扶胥镇，侨居着三百多国的侨民，大有“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的鼎盛。

在扶胥镇鼎盛的年代，珠江口的东莞，以制盐远销内地，

以莞席远销海外。清代的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周穆王时，西王母来，敷黄莞荐（铺莞席来接待），汉文帝时，曾以莞蒲为席，宋广州刺史韦朗曾作白莞席”。在古城楼的东北角，珠江的一支支流东江，流经莞城，然后悠悠然流入南海。莞城内，有几座古码头，多是青麻石砌的。有的结构严谨，一块紧嵌着一块。有的结构松散，看上去好像有点随意，走起路来却有音乐感。有的从商户人家的小门斜斜垂下，有的折叠迂回，讲究曲线美。有的码头边耸立一棵高大的龙眼树，浓荫覆盖，即便是盛暑，也分外清凉。至于石桥下的大码头，则更为壮观。石块大小一致，棱角分明，雕饰着各种吉祥的图案，有的还立着石狮子石栏杆，颇有点威严的气度。石桥下，常有几个宽阔的码头，岸上窄，水边阔，从上到下扩展成一把纸扇形，颇为壮观。

遥想一千年前，扶胥的鼎盛，“波”及莞城。

每当晨昏，海外百舸云集，如潮涌来，沸沸扬扬，红须绿眼，白肤碧眼的，还有“摩罗差”，还有“所罗门”，货如轮转，气象万千。大江在奔腾，沧海在横流。就在“扶胥浴日”不远处，出现了“莞城云樯”的壮观。海上丝路在延续，在发展……

古城钟音

我立在西城门楼上。

它并不十分雄伟，在中华的千古雄关中，它只是个小字辈。不过，它是立在珠江三角洲的大沙田上。这里，有的是海，是河，是平川，是绿洲。有的是源远流长的海上丝绸之路。多少将士，多少商旅，多少僧侣，多少官员，多少考察者，多少强人，为了事业，为了生活，抑或为了游览和猎奇，或在夕照中，或在东方未明的早晨，从这座门楼下走过。那时，门楼下可有驿站、野店？而行者的忧戚喜怒总是沉积于心头，谁不为前路茫茫而感叹！然而，他们一旦到门楼脚下，又会自然地把这种忧戚喜怒之情融于苍苍茫茫的大沙田。尽管，每个人的经历、学识、智商都不尽相同，会产生许多不同的感触，但是，人们都不会忘记城内的一座大铜钟，不会忘记驻足聆听铜钟的声音。

它，铸于何年？

大概是在公元一三四六年吧。

城内的资福禅寺的僧人广为化缘，募集资金，选定十二月二十七日，铸造铜钟，永镇寺门。祈求幸福的人们纷纷捐助，寺门前面，人山人海。